从处处可见到生存堪忧

——虎年说虎（下）

□ 姚昆仑

老虎在自然界中种属很多，分布广泛。历史上有东北虎、华南虎、新疆虎、巴厘虎、印度支那虎、马来虎、爪哇虎、苏门答腊虎、孟加拉虎等种类。笔者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目睹过活生生的东北虎和华南虎，也见过几种现已灭绝了的虎的标本，耳闻过与老虎有关的传说与故事。

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动物园第一次见到了东北虎，这是体型最大的虎，体长可达2米多，体重可到270千克。东北虎在中国主要栖息于黑龙江、吉林东部海拔1000米以下的森林中。

接触到华南虎的名字是在孩提时候，那时家乡湘西常有华南虎。著名作家沈从文曾在文章中谈到20世纪30年代的湘西：“山中出虎豹，大白天可听到虎吼。”他特别写到湘西保靖县的‘野猪坡’，说当时那里因有野猪：“一到晚上，虎豹就傍近种田开山人家来吃小猪，从被咬去的小猪锐声叫喊里，可以知道虎豹走去的方向。这大虫有时在大白天也昂头一吼，山谷响应许久。”沈老还回忆，在拔茅那个地方，他曾见到种田人跟猛虎、野猪搏斗时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一位老人回忆，湘西20世纪50—60年代虎患时有发生，为防止老虎伤人吃家畜，因此需要组织打老虎。有专门打老虎的人，叫打虎匠。老虎凶猛，打虎匠便采用“蒙汗药”。他们把羊带到山上，灌上“蒙汗药”，然后埋伏在四周。老虎抓吃了被灌“蒙汗药”的羊后晕晕乎乎，甚至被“蒙倒”，虎匠们就用土枪或长叉把老虎弄死，虎骨、虎皮有人来收。虎皮被制成工艺品，虎骨入药，虎肉分送给村民。随着时间前行，野生华南虎的影子越来越少。如今湘西的山依然翠绿，水仍然是清秀，但老虎声却难以听到了，那些场景永远定格在沈老笔下的故事里。

见到真实的华南虎也是在动物园。2021年5月，我去广东南岭参观考察，有幸参观了广东韶关市的华南虎保护基地，这里养着十几只华南虎。我们到时是下午3点左右，“大猫”们正在休息，对来客熟视无睹。看过这些生龙活虎的“大猫”，我们又观看了华南虎的标本，接触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很难得的是，在管理员的引导下，我们欣赏了一只出生3个月、养在木箱中的小老虎。这“小厮”很活泼可爱，我很冒昧地用手摸了下虎头，算是人生的一种际遇吧。这次同行的有一位专家是研究动物行为学的，他曾是一位华南虎的找寻者，带领学生和志愿者到南岭一带寻虎多年，但一直未果。与他相处3天，耳闻了一些趣闻和故事，其中我记忆最深的是，如果你去有凶猛动物的野外考察时，最好戴一个假面具在脑后，因为动物攻击人时候一般从后面攻击，戴上面具后，动物搞不清哪是正反面，不敢轻易攻击，可赢得逃生或吓走它的机会。

见到国外的老虎是一种机缘。2010年11月，我有机会去印度尼西亚进行科技交流，在雅加达参观印尼的一家自然环境研究院时，见到那里收藏的一些印尼老虎标本。印尼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印尼有苏门答腊虎、巴厘虎和爪哇虎三种虎。苏门答腊虎生活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是现存最小的虎种，体重在120千克左右，体毛短，呈近红色；巴厘虎是最小的虎，体重不过80千克，身上条纹多且密，生活在印尼的巴厘岛，据说最后一只巴厘虎1937年被猎杀；爪哇虎生活在印尼爪哇岛，个头在老虎中为第二，20世纪70年代末已灭绝。在这三种虎的标本展室，研究人员介绍说老虎全身是宝，除虎骨的功用外，连老虎的胡须也可以治疗疮疖。我突然想起李白的“有身莫犯飞龙鳞，有手莫辫猛虎须”的诗句，于是征得他们同意，去触摸了一下老虎嘴边的胡须。

“虎胆英雄气、龙魂志士心”。走进虎年，深为老虎的雄风霸气、虎文化的多姿多彩而赞赏感叹！遥想秦昭襄王时，白虎很多，秦王不得不出重金招募人捕杀老虎。宋代时，森林中老虎处处可见，宋代著名学者苏颂记载道：“所出今多，山林处皆有之。”1876年赴新疆的考察者曾说：“那里的老虎就像伏尔加河的狼一样多！”可见那时新疆的食草动物和水资源都很丰富，老虎所处的环境优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环境恶化，老虎种群逐渐减少，巴厘虎、里海虎、爪哇虎已灭绝，我国特有的华南虎，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当作“害兽”，遭到了毁灭性的捕杀，野生华南虎现已难觅。如今全球现存的野生老虎不过3000多只，且这个数据还有逐年递减的趋势，老虎的生存状况堪忧啊！

2022年邮政虎形象（图片由作者提供）

记得上一个虎年2010年时，世界自然基金会称力争在2022年再逢虎年时，全球野生老虎数量能够多一倍，期待今年这个愿望不是梦想。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高新科技》总编辑）

黑客帝国：选择不止有“红蓝”

□ 郑 军

当莫菲斯给尼奥摆出两种颜色的药丸时，尼奥其实面对4个选择：红药丸，蓝药丸，两个都吃，一个都不选。《黑客帝国：矩阵重启》里面他选择了红药丸，其实，后两种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选择。

当我写这篇影评时，《黑客帝国》第四部的票房已成败局。即使在美国老家，观众也不买它的账。不过我觉得，这很大程度是制作出了问题。服化道、摄录美各方面不认真，导致影片品质下降，而并非主题不再深刻。其实，《黑客帝国：矩阵重启》完全延续并发展了前三部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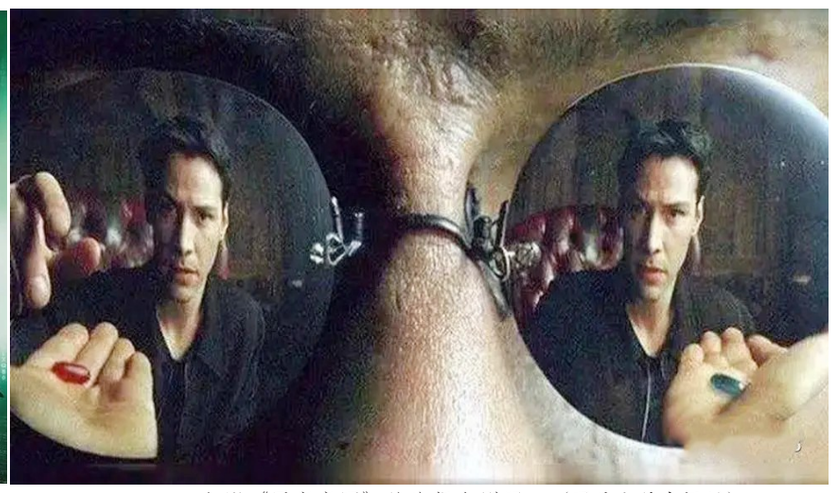
当年支撑观众看完三部《黑客帝国》的核心动力，就是看人类怎么推翻机械帝国，获得最后解放。然而在第四部《黑客帝国》里面，尼奥来到人类新家，发现人类已经彻底与机械帝国妥协。那点人工光合技术根本不够养活几十亿人，不如让他们活在“母体”营养池里面。而机械帝国也有一些叛徒选择跟随人类。

于是，情节上虽然是尼奥吃下红药丸，人类从整体上却选择红蓝一起吃下去。而一个只能苟活，没有理想的遇难所，当然引不起观众兴趣。

尼奥本人又做了什么选择？答案还要去看前三部，那是完整的“正—反—合”链条。第一部结尾，尼奥回到人类社会。第二部结尾，尼奥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人类。第三部结尾，尼奥超越身份约束，自行做出选择。

在第三部结尾，这个剧集已经陷入自我否定。尼奥返回母体，与史密斯展开终极大战。情节却在这里停下来，让史密斯发表冗长演说。大意是，“自由”和“正义”都像母体一样虚幻，没什么值得追求。

当然，剧情在那里要求尼奥必须打败史密斯。但是经过这么一轮折腾，尼奥在第四集里面像是看破红尘，只选择救自己的爱人。用时尚词汇叫做追求“小确幸”——小而确定的幸福。既然大道理都是假的，那么就只追求看得见，摸得到的目标。


电影《黑客帝国》的海报和剧照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不能指望电影工作者成为哲学家，他们看到问题但没有答案，只能选择“小确幸”。这并不是莫菲斯设定的选项，在第一部里面，莫菲斯是希望尼奥成为人类的救世主。所以，第四集中尼奥虽然吃下药丸，却等于哪个都没吃。

然而，让尼奥这种大英雄去搞“夕阳恋”，剧情张力急转直下。宏大叙事变成家庭伦理剧，并非《黑客帝国》一个系列的问题，《星球大战》和《007》都是这样。《终结者》发展到第五集，主线也变成了父女情。即使卡梅隆在第六集“拨乱反正”，观众也不再接受。

这些传统影集纷纷缩小主题，折射出发达国家文化上的迷茫。以前的说教不再可信，又不知道有什么新理想可以追求，只能陷入小情小爱当中。艺术上美其名曰“人性化”，只不过显示人性庸俗的一面，而把高尚一面讽刺为虚幻。

其实，人类仍然有一个伟大理想值得追求，那就是科学！不过，这里的科学不是指一堆理论著作，而是指人类探索未知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使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束缚走向自由。具体的科学知识，只是这种追求的阶段性成果而已。

《黑客帝国》前三部里面，尼奥身上恰恰体现着科学的探索精神。他之所以觉醒，是因为感觉身边有些事情不对劲。他要探索发现，要寻找答案。他和起义军领袖谈话、和哲学家谈话、和叛逆程序“法国人”谈话、和母体“工程师”谈话。如果从“爽片”角度来看，这些谈话很无聊，但每段谈话都在揭示更多细节。

它们合起来，就是尼奥不断探索真相的过程。他从头到尾没有盲从任何人，即使是导师一样的莫菲斯，尼奥对他的判断也是先质疑，后接受，再否定。在第三集结尾，机械帝国和人类都无法作出选择时，尼奥替双方做出了断。

面对史密斯提出的终极质疑，尼奥的回答是“因为我选择”。这背后是用整整三部才讲完的探索过程。这种独立探索发现，然后做出选择的原则，一直被这个系列的观众和影评家所忽略。最重要的选择不是别人摆出来的选项，而是独自去探索未知，整整四部《黑客帝国》，讲的就是尼奥发掘人生意义的过程。即使他并没有得出重大结论，这个过程本身也值得追求。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科幻作家，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

对联创作蕴含悬念美

□ 苏 青

汉字的形、声、结构特点，造就了对联这一独一无二的文学形式。汉字的方正大方、庄重齐整，上下联词句的工整对仗，赋予了对联结构上的均称美，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汉语的阴阳顿挫，上下联语调的平仄交错、和谐应对，使得对联诵读时表现出神妙的音韵美，给人以听觉上的愉悦。但是，我以为，愉悦人们心智、慰藉人们心灵、拨动人们心弦的，却是对联创作过程中所蕴含的悬念美。

对联上下两联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创作者设计一个悬念，并不断破解这一悬念的过程。上联逾是精巧、别致、新颖，悬念就逾是神秘、奇巧、疑惑；而下联一旦被工整、完美、巧妙地对出，如同悬念一经被彻底破解，此时，创作者获得美的愉悦和享受就逾刺激、逾强烈、逾满足。但是，有时悬念的设计者和破解者并非同一个人，前人的绝妙出联会令后人绞尽脑汁，悬念似乎就悬藏在文人墨客可望却难以企及的头顶前方，诱惑你为此追求不懈、破解不已。

有这样一个破解上联悬念的美妙故事。古时候，一文一武两新科状元各自乘舟同道载誉归乡，得志气盛的两位年轻人在运河上竞舟争先，互不相让。最后，武状元竟提出比试对联决定谁行先后，文状元欣然应诺，并自认为胜券稳操。不料，武状元抛出上联“两舟并行，橹速不及帆快”时，文状元却目瞪口呆，无言应答。原来，此联利用谐音法内嵌三国时期孙吴名臣鲁肃和汉高祖刘邦手下猛将樊哙两人的姓名，并以此暗喻文臣不及武将。出联合时应景、自然贴切，挑战口气昭然若揭。

输给武状元后，文状元从此寝食不安，日夜苦思冥想下联。若干年后，新婚之日的他在热闹喜庆的音乐声中忽获灵感，终于对出满意下联：“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下联用北宋面涅将军狄青和西汉开国良臣萧何两人姓名的谐音，揶揄武将不如文臣，可谓对仗工整和谐，回应自然巧妙。文状元新婚之日仍然苦索下联呈现出的悲剧美让人刻骨铭心，可以想像其成功破解悬念后的欣喜若狂。

时间常常是悬念美的发酵剂，悬念设置的难度越大、持续的时间逾长，破解后的欣喜和愉悦就逾畅快无比，美的享受就逾甘醇持久。相传，宋代翰林学士院的墙上曾有人书撰这样一幅上联“李伯阳生，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联中李伯阳即《道德经》的作者老聃，据说他生下来时父母取门前李树为其姓，由于老聃为道教创始人，故后人认为其“生而知之”。此联不仅难在含一成语“生而知之”，以及连用两个“李”字，更难在将“姓”字中的“生”字两次巧妙分解运用。这一出联无疑是对翰林院众学士的一个公然挑战，也是对满腹经纶的学士们才识的一次检验，可以想见所带来的冲击之巨大。

不料，此悬念竟常年无人破解，直到十年后才由著名文学家、诗人杨大年对出下联：“马文渊死，以马革裹屍，死而后已”。这一悬念确实解得玄妙。马文渊乃东汉初年名将伏波将军马援，他在率兵抵御匈奴时曾豪言“大丈夫当战死疆场，以马革裹屍还”。下联中两个“马”字工整应对上联中的两个“李”字，成语“死而后已”赞誉马援十分贴切，“屍”字中的“死”字重复分解运用，可谓出神入化。此时，不仅创作者在破解悬念的过程中得到了致美的享受，读者内心也会露出美的微笑。

但是，如同每一个悬念并非都能最终破解，偶尔也会有出联成为千古绝对，在寻觅应联、破解悬念的过程中，探索者的智慧不断闪现着耀眼的光芒。此时，对联的悬念美被发扬到了极致，令人感慨不已，赞叹不绝。

2021年12月1日，在光明网上看到一则有关绝对的新闻“安徽一中学10万元征下联，你能对吗?”说的是桐城中学2022年将迎来120周年校庆，该校正面向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人士有奖征集一副“绝对”的下联，被评为特等奖的应征者可获10万元的奖金。

桐城中学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其前身是晚清著名教育家、桐城派古文家、国学大师吴汝纶先生于1902年创建的桐城学堂，校园内的一处石碑上刻有“桐中敲铜鐘童男童女同上学”的上联。此联为何人何时所制已无法考证，但出联甚为巧妙，分别应用了谐音、拈连、拆字等修辞手段：联中“桐”“铜”“童”“同”4字以及“中”“鐘”2字分别同音，“桐”“铜”“同”3字和“鐘”“童”2字互为拆字，且“童男”“童女”拈连，充分体现了汉字象形写意、音声流转之妙。

据悉，历史上桐城中学曾多次征集下联，但一直未获满意下联。此次悬巨赏再次征集，且截稿日期为2022年5月底，有心有意有才者不妨一试。

一个科幻社团的新尝试

——写在读《无名者之国》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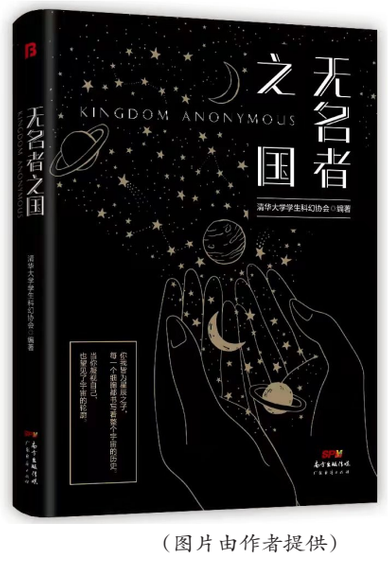
□ 钟天意

2021年末，清华大学的杨枫说要送我即将付梓的《无名者之国》，但我没料到一口气送了3本，后来才知道这是作者专属“待遇”——其中收录了2020年初的拙文《技术宅的天梯》。那时因为疫情被困在家里，如果不读书写字，就只能整天想想怎么洗面筋做凉皮。撰稿的过程很有趣，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它会被收进来。说实话，我没想到《无名者之国》真的能做成——一个大学社团做出一本如此成熟的会刊本就绝非易事，更何况还要出版成书，供社团成员之外的科幻迷审阅批评。致谢里概述了它从酝酿构思到成书的过程，其实写得很谦虚了。试想创造社成立之初，郭沫若在日本福冈的海滨碰到张资平，两人一拍即合，于1922年5月筹备出《创造》季刊，郑伯奇将创刊过程形容为“一段顿挫”，亲身经历一遍，方知这实在是谦辞。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集或论文集，《无名者之国》既是一本会刊，首要目的是展现一个大学生科幻社团的风采，内容和题材上自然包罗万象。先说说其中的科幻小说：用8个字概括，大概是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譬如修新羽的《蓝溪之水》描写矿洞中侵蚀矿工肉体，使其活活化为人形宝石的微生物；杨枫的《奇观的终结》想象飞临地球的巨大飞船被投机者用作天然广告牌。这些作品既有现实关怀，想象之奇诡又足飨爱好者的刁钻口味。屠思凡则贡献了《舌尖上的星河》和《最后的西游》两篇风格迥异的作品：前者纯靠轻巧奇异的想象取胜，而后者笔锋一转，以严肃苍凉的笔法虚构了吴承恩与《西游记》的秘史，吸血鬼传说与宫廷斗争交织于其中。将中国文化融入科幻小说，如今已算不上什么野心了，但《最后的西游》仍堪称出类拔萃。

书中的另一大亮点是社员集体创作的作品，《云中世界》《寻找旦旦》等均属此列。它们读起来较为松散，颇有些《十日谈》的感觉，与传统小说相比，呈现出一种诱人的开放性，不断吸引读者参与到想象力游戏带来的纯粹快感之中。和这种乐趣相比，渴求完整的故事反而显得有些多余；尤其是画师为《云中世界》贡献的插画，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书中的非虚构作品则构成了《无名者之国》的坚实基底，杨枫的《美国科幻圈的诞生》和楚子阳的《微型国家漫游指南》尤其值得推荐。前者是一部真正的史诗，如果迈克尔·夏邦能以美国漫画史为素材写出《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那么我们也可以期待有一天会有人借科幻史写出同样的杰作。而《微型国家漫游指南》则梳理了从古至今几个只有寥寥百人规模的“微型国家”之演进史，本身就是极为鲜活有趣的科幻创作素材。此处的编排还暗藏“野心”：如果说科幻迷对科幻的热爱凝聚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那么无论是在伦敦鼓捣火箭的阿瑟·克拉克，还是上个世纪初辛苦耕耘的美国科幻圈同仁，他们和近百年之后远在中国的一群科幻协会成员都共享着同一片天空，同一段历史。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不过，要说《无名者之国》真正的价值所在，大概是为全国高校的科幻社团提供了新的运营模式——从这一角度来说，书中最重要的文章当属《我们的科幻协会》。在高校中，如果一家科幻协会只能提供千篇一律的观影会、读书会，那么我想大概不会走得很远。往小处说，建立一种人人都有参与感、人人都能有所收获的良性运营机制，对社团的存续至关重要；往大处说，如今活跃在一线的科幻作家，基本都是在青年时代开始尝试创作，在大学阶段便崭露头角。与独自苦耕相比，一个成熟的科幻社团能够给予创作者的，并不逊色于花样百出的写作班。2010年，飞氘曾说科幻更像是当代文学的“一支寂寞的伏兵”，现在十年已经过去，再以这种姿态自居，多少有些不太妥帖。问题不再是这支伏兵是否仍旧寂寞，而是它在泡沫中能否坚守初心：相比资本游戏堆砌出来的一部部“中国科幻大片”，我相信《无名者之国》质朴而诚恳的生命力才是中国科幻的未来之源。

最后，若说本书有什么不足，我想大概是它没能呈现出我所期待的野心。这部会刊已经完成了清华大学学生科幻协会的自我认同与归属，那么在后续的会刊中，能否以更旗帜鲜明的创作主张来“开宗立派”？这个答案只能交给时间来回答。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青年生活